

草原有座大青山

叫大青山的地方很多,内蒙古的大青山只有一个。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,东西长217公里,南北平均宽18公里,横跨呼和浩特、包头、乌兰察布3个市,总面积达388577公顷。大青山的长度数字和1600公里的秦岭山脉比不了,但是说明大青山是个非常长的山脉还是足够的。我对内蒙古大青山有多少内容无法知晓。山南自然看得清楚,山脚下有农庄和农田,不间断一闪而过。车过包头后,大约开了两三个小时,直到呼和浩特市,大青山还没有收尾。在呼市下车后,区绿化部门的同志带我们去大青山。山脚下,高标准绿化地一览无遗,一人多高的树木随坡林立,伴有亭台水榭,让人感觉到了江南。回想起来,相对完整的大青山身姿有点让我吃惊,我记起去甘肃、青海祁连山时看到类似的情景,但祁连山明显高野得多。相比之下,大青山像一头卧狮子,背脊光溜,却不可窥视。

那年,我在国家林草局党校学习期间参加调研活动,考察完巴彦淖尔沙漠治理之后,坐面包车从包头去呼和浩特市,路远人乏,扭头看风景解乏。这里离黄河已经有了较远的距离,草原处在退化修复中。在不断的倦意中,大青山悄悄地掩入左侧车窗。大青山并不高,却很骨感。我开始没有太注意,在车上睡了好几觉,抬头一看,大青山还在绵延着。仔细看,山势并不陡峭,山的后边即北边还有多少内容无法知晓。山南自然看得清楚,山脚下有农庄和农田,不间断一闪而过。车过包头后,大约开了两三个小时,直到呼和浩特市,大青山还没有收尾。在呼市下车后,区绿化部门的同志带我们去大青山。山脚下,高标准绿化地一览无遗,一人多高的树木随坡林立,伴有亭台水榭,让人感觉到了江南。回想起来,相对完整的大青山身姿有点让我吃惊,我记起去甘肃、青海祁连山时看到类似的情景,但祁连山明显高野得多。相比之下,大青山像一头卧狮子,背脊光溜,却不可窥视。

第二次走进大青山的地段是在乌兰察布,这个旗在首都延庆区的北部,因草原美丽闻名。那是十月的一个长假日,我们全家去赤峰市玩。对草原的长期来说,这个时点已经很晚了,大多数的草已经黄落,但是我并不在意。自然的每一个侧面都有自己的味道。当我来到乌兰察布时,我并不知道大青山的一侧在这里。干净欢快的草原欣赏过后,我们被当地导游推荐到大青山里玩。走进大青山,眼见过无数崇山峻岭的我,觉得大青山是一座有点沉默、有点激情、有点神秘的大山。大青山上的巨石并不多,石峰很少,整山都是草的感觉。因山不高,我们决定爬到山顶。一路上,草没过膝盖,各种花的颜色已经不再繁华,只有白色、黄色和紫色的在闪烁。坡沟就是路,斜斜地上升,走起来也不累。来到山顶,听人说起狼的故事。确实,由于看过《狼图腾》电影,关于狼的传说似乎历历在目。石块构成的山峰,曾经为狼群提供了庇护所,而现在石洞既少,狼确乎没有了。这里没有狼,但是还有大量的草,仿佛狼还侧身在隐。如果凶悍的狼群突然出现,估计我们无法逃脱这座大山。山顶处,有几处巉岩,登上去,伴着微风,极目远眺,当时太阳已经偏西,光线微暗。只见远端起伏的山影连着山影。假设没有草的话,这里就是一幅火星山岩图。更远处的天际,星云无数,现在还没有闪亮,但我已经强烈感受到大自然荒芜冷峻的一面。

对大青山沿线的老百姓来说,大青山用逶迤的身躯提供着特别气质的草原山脉,保护着数不尽的良田。根据资料得知,大青山山体呈东西方向延伸,山地南北的地貌形态非常不对称,北部比较平缓,与内蒙古高原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,南坡则以巨大的正断面与黄河流域即土默川平原截然分开。如此地貌特点,使大青山成为南北两种自然景观的一道天然屏障,北坡直接承受蒙古干燥气流的影响,气候干燥而温度低,南坡则由于山地的阻挡,相对比较温暖而湿润,故而南北坡土壤与植被的垂直分布有明显的不同。北坡简单,南坡较复杂,前者处于中温型草原带,而后者为暖温型草原带。大青山林区森林覆盖率41.65%,植被(林、灌、草)覆盖率达到80%,现存有较大面积白桦林、山杨林和辽东栎林,以及少量遗留的青海云杉林、杜松林和油松林等植被类群,是阴山山地现存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天然次生林区。该区地质地貌、气候、土壤、植物和动物区系具有典型的阴山山地代表性,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。同时,大青山林区是黄河上中游的重要水源地,具有降低洪峰、防止水土流失、保持水土、净化水质等作用,是草原北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之一。大青山下,还有很多重要的矿产,是重要的战略资源,可以为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财富,合理使用、科学开发、保护生态,成为如今一个科学的课题。

沉睡的大青山价值不菲,但大青山地处林牧交错带,也是生物多样性直接受人为干扰最为集中的区域,是阴山山脉地区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相对较快的地段。因此,保护好大青山的野生动植物资源,为北中国守护一方生态净土,实在太重要了。2008年1月国务院批准内蒙古大青山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有时间,我会再去大青山看一看它受宠保护的情况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张大个子

董改正

张大个子身高一米九,西装革履,领带鲜红。马脸,鱼眼,眼皮耷拉着,一笑就翻起来,露出枝蔓着闪电纹的大眼睛珠子。一口京腔,爱腋下夹个包,逢人必微笑打招呼,特别客气。喜欢握手,腰弯着,轻轻握着不放,手软绵温暖,笑得甜,“啊呀,你好你好!”

昨天才见的,今天再见也不少礼数。人家真是客气。

我们不在一个部门。我搞机修,他搞销售。搞机修的脏,怎么洗,都有一股子柴油气。搞销售的干净,见的世面广,一般互不理睬。坐厂车时,不熟悉的人坐在一起,靠窗的看窗外,靠过道的斜出半个身子,跟前面后面的熟人说话。那会儿还没有智能手机。我那会儿轻狂,不管坐里面还是靠窗,一般都装模作样地拿本书翻,表情应该是肃然且有那么点自以为是。

“看的什么呢?”张大个子那天凑巧跟我坐在一起。他脸凑过来,长手指拨出封面,《哲学的后门阶梯》?我的天,真不简单!有学问!”我假装不动声色,其实是开心的。“做什么工作?”“机修工。”“啊呀,屈才了,明天我跟戴总说,少不得调政工科。”

自那之后,五年有余,张大个子与我再也没有同车过。

中秋那天,我们在等厂车。“这是啥?”“糍粑。”“糍糕?”“不,糍粑。糯米蒸熟了,在地沟里锤出来,拿芝麻粉敷外面,压扁,切成方块。”“给我一块?”我递给他一块。他咀了一角,慢慢嚼,面部微笑往神思里扩散,说道:“啊!好吃。”

第二天,我把我妈带给我的二十多块糍粑都带给他了,他接过去,连声感谢,说:“没遇到戴总,下次一定说。”

“戴总?”“我下次回家,给你带蘑菇,正宗的野蘑菇,炖鸡,那个香。”

五年后,公司倒闭,我到街上摆地摊卖书,听说他在给接手公司的承包商打工,干得不错。夏夜,看见张大个子堆着笑过来了。弯腰,握手,说了很多问候的话,最后他说:“沦落如此,真是屈才了。我儿子上初中了,要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书店里要九十五,你帮我带一本来,要不要交定金?”

我当然不会要。这种词典一般批发商要批七折,我托朋友以五折买了一本正宗商务版的。



河塘晨曦
汤青摄

◇信笔扬尘

今朝蝉忽鸣

沈亚

蝉声一起,酷暑将至。忽然想起出自《诗经》的成语“螳螂沸羹”,把蝉鸣比作翻滚的沸汤,倒也生动贴切。

老屋东侧,有片小树林,是蝉的天然乐园。每年入夏后,千万只蝉齐声鼓噪,如同无数把小锉刀,在耳膜上反复打磨,搅得人心烦意乱。我恨不得寻根竹竿,将它们一个个戳下来。父亲笑着说:“没有蝉叫的夏天,还算是夏天吗?”想想也是,蝉鸣之于夏日,如飞雪之于冬季,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

蝉不仅是夏天的信使,也是天气预报员。村里有句谚语:“早蝉叫,晒破庙;晚蝉鸣,雨淋淋。”若是众蝉突然噪声,准是暴雨将至;而雨后蝉鸣复起,则预示天要放晴。在农村人眼里,每个生物都有存在的价值,都是天

◇植物小传

苦瓜记

吴玉琴

暑气蒸腾,风里裹挟着烫人的灼热,身上的衣服黏糊糊的,像被牛舔过一样。午饭时,我从窗外的小菜园摘两根青翠玲珑的苦瓜,将其对半剖开,抠出白籽,洗净,切薄片,撒盐腌渍片刻,再冲洗干净。火旺油热,苦瓜片儿们纷纷跳入锅里翻腾,须臾间一盘青黄相间的苦瓜炒蛋上桌,苦瓜的清脆甘苦和蛋片绵软醇香入口,悄然安顿了我们的心神。

春天,无意中在市场上看见俏生生的苦瓜果苗,心血来潮买了几棵,栽在窗外巴掌大的菜地里。也没指望它能长出苦瓜,想着碧绿的藤蔓缠绕绕铺满半面墙,也算一道不错的风景。

苦瓜果刚种下时,叶片小小的,茎细细的,懵懵懂懂在风里摇摆,像刚学步的婴孩。怕路过的小猫小狗或飞鸟去逗弄这些颤颤巍巍的秧苗,我将透明的塑料桶一分为二,在上面剪

了孔,罩在细嫩的秧子上面。

渐渐地,瓜秧抽出藤蔓,如细腻的心思,试探着四处攀爬,去遇见不期而然的欣喜。如一个操心的老母亲,我找来几根木棍,将一端削尖,插入松软的泥土里,再用绳子缠绕在木棍上,拉出几道高高低低的线,给它们做了一个简易的攀爬架。不过几日,藤蔓便攀附而上,密叶下的柔藤水蛇般游动,绿叶间悄然结出了嫩黄的碎花,星星点点,暗香浮动,轻易就淹没了我的心。花谢后,果实初现,拇指大小,碧绿剔透,宛如翡翠悬叶间。长大一些后,形如丝瓜,却浑身疙疙瘩瘩,缀满凹凸小包,像一道道愁苦的褶皱。首尾两端是别致的锥状,摸起来却不粗糙,反有圆润清凉之感。

看着苦瓜一天天长大,我心里的欢喜也一日日盈满,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健康茁壮地成

当晚给他电话,他喜滋滋过来拿,掏钱,然后问:“多少钱?你多少赚一点,不能白辛苦你。”

“四十七块五,给四十五吧!”他把钱揣进口袋,拿出手机,对我示意他接个电话,接着接着,一脸焦灼的样子,对我挥挥手,走了。再也没来。

又是几年过去,我已经不卖书了。那天晚上我逛街,在原来我的冤家同行那里买书时,远远看到张大个子,领带没打,腰弓着,和一群人一起走着。这群人应该是他的家人,老夫老妻,应该是他爸妈,穿得都很简素,上世纪的蓝布中山装,洗白了。年轻的母子俩,个子都高,女人穿着化纤布的裙子,汗湿透了黏在身上,她不时向外提着。孩子的校服都破了,却毫不为意地掸着他的祖父。

张大个子也在书摊前停下来,忽然看到了,吃了一惊。

“你好啊,好久没见你了。”我对他笑,跟他的家人打招呼。他叫儿子过来跟我打招呼。

那孩子真好,眼睛特清澈。“叔叔,您卖给我的词典有……”

“走了啊!”张大个子拽着家人,对我扬着下巴告别。

“这人我记得,在我这买了一本盗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40元。上次在我面前狠狠说了你,说你变得唯利是图……”

我抬头望去,张大个子带着家人,已经走到了转角处,一群广场舞大妈正在扭腰撒胯,音箱里放着:“生活,是一杯酒,饱含着人生多少酸甜苦辣……”

好老的歌哦!

腾我,一个夏天就在这游戏中悄然流逝。

村里有个聋哑孩子,打雷都听不见。但每年夏天,他就爱站在树下“听”蝉。他仰起头,不眨眼地盯着树看。大家很奇怪,一个听不见声音的孩子,能从蝉鸣中听出什么呢?神奇的是,他竟学会模仿蝉鸣了。只要看见有人从门前经过,他就抿着嘴唇,发出“吱——”音,那声调与蝉鸣无异。我想,他模仿的或许不是蝉鸣,而是那个渴望被听见、被理解的自己吧!

读中学时,生物课本上写着,蝉的鸣叫是为求偶。当时颇觉扫兴,好像一个浪漫的传说,被人揭穿了谎言。从此再听蝉鸣,便少了捕捉的冲动和新奇。有时人懂得多了,反而对很多事情失去兴趣。

昨夜下了一场雨,今晨我推开窗户,发现那只早蝉又开始鸣叫。这次它不再孤单,远处传来零星的应和。阳光照在湿漉漉的树叶上,折射出细碎的光点。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,蝉依然守着万年不变的时令,用短暂的生命丈量夏天,用执着的歌声计算光阴。而我们这些听蝉的人,是否也会像蝉一样,默默地积蓄着力量,只等破土而出的那一刻?

长。它皱巴巴的模样,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唱过的一首童谣:“身子长,个不大;满身长满小疙瘩;有人见了皱眉头;有人见了乐开花。”

小时候,见到餐桌上的苦瓜,自然是皱眉的。可如今,苦瓜炒肉、苦瓜炒蛋、清炒苦瓜、凉拌苦瓜……这些菜肴轮番出现在餐桌上,我竟吃出了它的真味。苦瓜虽苦,苦后有淡淡的回甘,难怪清代学者屈大均,把苦瓜称为“君子菜”,说它“自苦不以苦人,有君子之德焉”。

苦瓜的这份君子之风,让我想起清代的苦瓜和尚——石涛。他是明朝宗室后裔,明亡后出家为僧,法号“苦瓜”。一生颠沛,却以画名世。他的笔墨里总含着几分苦涩,却又润秀奇崛,正如苦瓜的滋味。据说他餐餐不离苦瓜,甚至将其供于案头,朝夕相对。苦瓜于他,或许不仅仅是一道菜,而是一座禅寺,一种修行。他晚年所著的《苦瓜和尚话语录》,至今仍是画坛瑰宝。

在姹紫嫣红的小菜园中,我的苦瓜像一个隐者。它把土地的滋养和阳光雨露慢慢收集,静静地开自己的花,结自己的果,独酿出一份安静的苦味。酸甜苦辣咸,人生五味,尝了苦头才会更珍惜那淡淡的回甘。

唱诗人

张港

过去的嫩江草原,没有文字,亲山热水,爱恨情仇,英雄史诗,全凭唱诗人一句一句,拿嗓子唱出来。

唱诗人没妻没儿没毡包,连匹马也没有,连看这个世界的眼睛,他都没有,唱诗人是盲人。他背把四弦琴,游吟于缓山草地、泽畔林边。

唱诗人的蓝袍子出现于地平线,就有歌儿踩着露水来了。牧马汉子向他深深一鞠躬,然后打马飞奔,冲屯子里喊:啊咿哟——唱诗人来了!啊咿哟——唱诗人来了!

牧人顶着星星,围着篝火,唱诗人边拉边唱。唱上一夜,唱上几夜。叶上露珠亮晶晶,是诗人唱出来的;姑娘高挑美如花,是诗人唱大的;盲诗人唱英雄莫尔根,草原汉子个个压服得烈马,拉得开硬弓。因为有唱诗人,草原孩子记牢了远古与祖先,明白了星辰与春秋,知道了城市与大海就在远方。唱诗人是教师、史学家、音乐家、哲学家。每一个家都是唱诗人的家,他吃谁家的肉,谁家有脸面;他进谁家门,谁家笑眉眼。他说声要什么,就会有人献上什么,然而,唱诗人什么也不要,他唱了就走,孤身一人游走四方。

唱诗人原本能看得见这个世界,在少年时,失去了光明,他的歌,全是少年记忆。诗人自己说:看不到就有了思考,思考了世界就美了。可是,谁愿闭上眼睛思考?谁肯对空白提问?

人人在想,唱诗人应该拥有一双与大家一样的明亮的眼睛,他应该重新看一看这个多彩的世界,他应该看到自己赞美的青草、白云、蓝天、姑娘。人人想给他一双眼睛,人人想让他唱得更好。

不管唱诗人怎么反对,牧民们硬拉他进了大城市。

大城市大医院,大医生说:只是长着一层膜,小手术。

手术真的很简单,纱布一摘,黑暗唰一下变成光明,唱诗人看到光了!看到世界了!

啊——墙壁是这样的了,镜子是这样的了,自己的牧人兄弟是这样……

唱诗人头晕了,脚下没根了,他双手乱摸索着坐下了,他不能睡眠了,说话也乱了。

慢慢适应后,兴奋的牧人们手拉唱诗人上街看世界,他们告诉诗人:这就是楼房,汽车是这个样子,女人穿的那叫高跟鞋,鼻梁骨上那叫眼镜……

重见光明的唱诗人,被牵扯着,踉跄着,成了学步的婴儿,成了蹒跚的垂垂老者——眼盲时,他是能翻山越岭游走四方的。

回到草原,再坐篝火旁,唱诗人感觉自己不再是自己了,白桦林依然清香,却唱不出花鹿呦呦;鲜花依然芬芳,却唱不出蜜蜂嗡嗡;河水依然激荡,却冲不响一块石头;骏马膘肥体壮,却没有威悍的肋骨劲膊;袍子鲜艳绝伦,却带不出奶味茶香。唱诗人闭上眼再唱,还是唱不出从前的草原、原有的韵味。

唱诗人一个人躺河边闭眼默想:世界本来静静的,可是现在,太多了,太乱了,花花绿绿在脑子里乱閃乱转。不宁静了,乱了,唱不出好诗了。

唱诗人睁眼时,看到的是一张一张恭恭敬敬的笑脸,可是合上眼睛,却是叹息摇头。苦得很,愁得很;怎么找回原来的自己?怎么继续为草原唱草原的诗?

怎么苦也只是苦,怎么愁也只是空愁。唱诗人决定,将自己这几个月看到的,加到诗中,可是再怎么唱也是不行,连自己都听不下去。

这个微红的早晨,草地上忽然传来久违的深沉的唱诗声,四弦琴拨得牧马人心脏咚咚,雀儿盘旋尖叫,马儿昂首嘶鸣。

人们惊叫:唱诗人!唱诗人找回了原来的歌!

男女老少跑向唱诗人,围拢唱诗人。唱诗人盘坐草地,宽袖子一开一合,琴弦扯出半个太阳,扯出整个太阳。人人拉起手,人人跳起来,人人心里有了一个原来的美丽的草原。

当人们看唱诗人时,他平和地闭着眼睛。牧人说:“老师,你看看,你睁开眼睛,你也跳舞!”

唱诗人摇摇头,他只管拉琴。大城市大医院,大医生叹息:无能为力了,不可逆了。火太大了,急出的病。唱诗人又成了盲人,又唱起了从前的诗。百灵飞着,河水淌着,白云悠悠,清风徐徐,草原上又有了深沉的悦耳的歌。有人问:是不是,看得多了并不好?唱诗人说:嗯哪。

